

早就听说河北省怀来县有一座驿站，规模宏大，内涵深厚，功能特殊，被誉为“邮驿考古的活化石”，心想往之久矣，直到今年七月，才得以一饱眼福，果然不同凡响。

出北京城向西北数十公里就到怀来。怀来属关外，但没有沙漠孤烟，没有莽莽草原，没有成群的牛羊，有的是蜿蜒起伏的山峦丘陵，有的是苍翠欲滴的参天白杨，有的是碧波荡漾的官厅水库。看惯了一马平川，看惯了小桥流水，看惯了寻常稻麦的我们，目之豁然开朗，心潮逐浪。

鸡鸣山驿就置身于孤独独秀的鸡鸣山脚下。驿以山名，山以驿传，自然与人文融合，相得益彰。

主人介绍，怀来位于京城向西北的主要通道上，早在元代(1219年)就在鸡鸣山下设立站赤(仅仅是几顶帐篷而已，有驿站之初始功能)，明永乐十八年(1420年)扩建，使之成为距离京城最近的第一大驿站，1570年构筑城墙。清康熙年间，全面修缮，至此，鸡鸣山驿作为真正意义上的驿城而被固化下来。

历史上的鸡鸣山驿比较尴尬，早先属宣化，后划归怀来，所以两县志书上都没有详细记载。民国初年汰驿归邮后，与全国所有驿站一样，鸡鸣山驿湮灭草野，无人问津。至1980年代，重见天日。

根据研究发现，鸡鸣山驿不是一般的驿站，有其鲜明的特殊性。

首先是它的地理位置特殊，它是京城的门户驿站，进出京城必经此驿。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，慈禧与光绪在西逃之路上，曾在鸡鸣山驿的指挥署停留三日。

其次是它的功能特殊，不仅通邮接待，还具有防御功能，它有守军，有主管军事的指挥署。明迁都北京后，加强了九边(九个重点边镇)防守，鸡鸣山驿也属九边之一的宣化镇范围，鸡鸣山驿实际上也是一个军事重镇。鼎盛时期，驿马逾百匹，官兵超百人。

再次是它的内部建构与功用的特殊，鸡鸣

鸡鸣山驿

□ 姚正安

山驿属全封闭结构，而且有城(城墙)，有市(市场，经营场所)，繁华之际有当铺6家、商号9家、油铺4家及茶馆、戏台、车马店，俨然是一座和谐欢乐而繁荣的集市。

还有它的文化特殊性，由于鸡鸣山驿处于京城与四面八方的交汇点上，各方人员在这里聚集，各种文化也在这里融合，它不仅沉积了邮驿文化，还有宗教文化，建筑文化，民俗文化，军事文化，甚至还有学校教育，文昌宫一度就是邮政子弟学校，可谓玲珑满目，丰富多采。

当人们拂去鸡鸣山驿百年风尘，鸡鸣山驿早已破败不堪，面目全非。1982年，怀来县委、县政府按照“抢修为主、修旧如旧、兼顾开发、逐年修复”的原则，拉开了抢修保护鸡鸣山驿的帷幕，经过三十年的不懈努力，周长2000余米的城墙已经修复，泰山庙、文昌宫、财神庙等主要建筑修复如初，驿站内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配套到位。

站在古朴厚重的东城门上，放眼望去，一侧是如屏风一般的鸡鸣山，一侧是银光闪烁的官厅湖，占尽风光之胜。俯瞰驿城，道路纵横，建筑参差，再现昔日风采。我仿佛看到一匹匹彪悍的驿马正撒蹄扬尘从西北而来，一拨拨从远方归来的官员皇亲正坐车乘轿款款而至。驿道上车马奔腾，方城内熙熙攘攘。

历史担当的鸡鸣山驿早已退出舞台，一座融入现代意义的鸡鸣山驿又将重新崛起。我敬佩于怀来人敬畏历史的精神和弘扬文化的人文情怀。文明是历史的积淀，历史是人类的源头。这是一个常识，但能付诸行动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怀来人为了恢复鸡鸣山驿的原貌，又发挥其现实作用，专门成立了鸡鸣驿城文物保护管理处，解决有人办事的问题，每年从并不宽裕的财政收入中挤出部分用于抢修建设，解决有钱办事的问题。他们不满足于实物的保护和建设，进入到鸡鸣山驿的深层肌理，着力进行文化研究和挖掘，于2002年召开了“中国鸡鸣驿城文化学术研讨会”。如此等等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即发掘其现世价值，造福社会，造福人类，造福生于斯长于斯的怀来人民。

鸡鸣山驿以其显赫的历史地位于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鸡鸣驿村也于2005年被国家文物局和建设部命名为“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”。

历史在这里定格，历史又在今天向前延伸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鸡鸣山驿一定会以它博大丰富的历史文明和绚烂多彩的现代文化，成为关外大地上的一颗明珠，名播天下，怀来世界。

行文至此，本可以水到渠成地划上句号，但又不由自主地敲击键盘。

江苏高邮与河北怀来相隔千里，高邮的孟城驿与怀来的鸡鸣山驿也是隔空相望，虽然驿道相连，但毕竟南北两离。谁又曾想，孟城驿与鸡鸣山驿突破时空，牵手前行。原国家邮电部于1995年8月发行的《古代驿站》特种邮票，全套两枚，其中一枚是怀来的鸡鸣山驿，另一枚就是高邮的孟城驿。

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。1913年民国政府裁汰驿站后，孟城驿的命运与鸡鸣山驿一样，移作它用，不为人知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文物普查时，重又进入世人视野。

最近,我市85岁的书画师陶海谦的国画作品《江山基石》获得纪念开国领袖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暨首届“夕阳之歌”中国中老年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金奖。陶海谦同时被授予“夕阳红杰出艺术家”荣誉称号。日前,记者慕名前去采访——

寄情于国画 夕阳无限好

——记我市耄耋书画师陶海谦

□ 郭玉梅



“加上这一次获得金奖，我已经先后获得全国、省、市金奖26次了!”陶海谦开心地告诉记者。尽管已是“获奖专业户”，但陶海谦还是十分激动、开心不已。

祖籍扬州的陶老出生中医世家。“到我这代，已是第5代了。”“我们学中医有时候需要画‘人像’，祖父跟姐夫是这方面的高手。”受他们影响，陶老自小就对书画感兴趣，小时候曾临摹很多名家的碑帖，用毛笔抄写过医书。走上工作岗位后，由于工作忙，他对书画

的练习并不多，直到退休后才进行系统的学习。

对于自己在退休后潜心学习国画的初衷，陶老说，人生分为求学、工作、晚年三个阶段，退休之后没有了生活和工作的压力，更应该活得充实、活得有滋有味。正因为如此，陶老把画国画当成了退休之后的事业。1991年正式退休后，陶老立即参加了中国书画函授班的学习，同时还参加了市老年大学的国画班和书法班的学习，主攻国画山水，兼习花鸟画，并继续探索书法艺术。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，其余时间几乎都花在书画练习上。很多人都不理解他，但他却乐享其中。

尽管有一点绘画基础，但是真正学起国画来并非易事。“初学国画时，我也走了不少弯路。”陶老说，刚开始学习时，画的结构布局不懂，水墨含量浓淡不分，笔墨线条粗细不知。于是，他到新华书店买来许多有关国画方面的书籍，从临摹名家作品开始反复练习，学习名家的用笔用墨方法和技艺。二十多年来，陶老购买名家画谱、画册的金额已近万元。陶老坚持多读书、多看画册，通过日积月累的学习，他开

始逐步掌握国画的用笔、用墨和用色的方法和技巧。

对于喜欢画国画的人来说，没有登过黄山是一种遗憾。1997年，陶老70岁，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——登黄山。有“天下第一奇山”之称的黄山令陶海谦大开眼界，其群峰林立，群峰叠翠，波澜壮阔、气势磅礴，令人叹为观止。“黄山归来不看岳，此话一点不假。”陶老无限感慨。黄山之行给陶老的国画创作带来了诸多灵感和创意，日出、奇松、怪石、云海、温泉这黄山“五绝”不但留在陶老心中，后来他创作的作品《千峰竞秀，万壑峥嵘祖国山河真美妙》还荣获龙脉杯优秀奖。

学习加实践，让陶老的国画创作水平突飞猛进，他的山水、花鸟等国画作品在省市、全国卫生系统书画展中多次参展。1998年，他的《乌鸦反哺》入展当代书画家赴日作品交流展并获铜奖，还在日本姬路市美术馆展出，国际友人和书画家们对其画作赞赏有加；2008年、2009年，他的作品《奥运峰》、《改革开放百花齐放神七上天全国欢唱》获全国书画协会美术大展金奖……

“每一次获奖，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!”闲来无事，心细的陶老将自己的参赛和获奖情况整理成册，以供查阅。记者看到一本打印整齐的“陶海谦从1994年——2012年参赛获奖荣誉称号入编集情况”，共10页纸，分为参赛获奖情况、被授予荣誉称号情况、入编艺术典籍情况，每一年都标注得十分清楚，一目了然。而他的各种证书以及奖杯都分门别类摆放在书房里。“这些都是我的宝贝!”陶海谦坦言，“物质享受固然需要，但没有充实的精神



生活，也没啥意思。”

现在，陶海谦很忙，每天早上跑步、打门球，下午画国画，生活充实而快乐。他给自己总结了几句话：“陶冶情操，强身健体，以画会友，服务社会”看着陶海谦满足开心的模样，记者不禁感叹：夕阳无限好，谁说近黄昏!

责任编辑 袁 慧 版式设计 张明月